停

驻

在

天

堂

的

火

车 夏

Natsufumi文

Junichi纯

一

2016.12.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K99次列车即将到站，所在站台为第九站台，请拿好行李包裹，准备上车。

Dear friends,this is time k99 train is…… ——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吵嚷，却不见了当年的感觉。

序 停驻在天堂的思念 致圭

『停驻在天堂的思念

99度仰望着曾经的你

闪耀着仿若来自天堂的光芒

越来越模糊的身姿

消失磨灭在遥远的天际

为何你的火车停驻在一片神圣的领域

为何你的风景是我所不能欣赏的伤口

当天空划出一道殷红的伤口时

我已明白

我再也寻不到曾经失落的时间

停驻在了天堂的火车上

停驻了我对你无限的思念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K99次列车即将到站，所在站台为第九站台，请拿好行李包裹，准备上车。

Dear friends,this is time k99 train is…… ”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吵嚷……

走进检票口，小心翼翼递上车票，订上口后，车票被检票员粗鲁塞回手里，已失去了原有的整洁，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即将踏上旅途见圭的心情。

圭，等我！泉来找你了！

“先生小姐，请坐好了。本次实行风景浏览模式的K99号列车即将启动，请保管好……”

走过的乘务员笑脸迎接每一位乘客，整个车厢充斥在一片嘈杂声中，然而，车厢内人数其实寥寥无几，毕竟在高铁覆盖的时代，这种列车也渐渐会被遗弃的。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周围三个座位都是空缺。窗户是可以上下替换的，需要移动的话就着实需要相当大的力气，两年前的我跟本无可奈何，最终都是请这位乘务员姐姐帮忙才可以透一点小风。

啊啦，是泉啊，又要去那座城市了吗？嗯…～两年没见又变漂亮了呀～——

哪里呀，姐姐你还在这里工作吗？——

嗯～是的——

寒暄过去她又投入了工作，而我从胸口上的口袋中掏出了一只钢笔，摇首望着窗外美丽的风景，我将挎包中的素描本拿了出来。拔出了钢笔盖。

微风的夏风吹拂着远处山坡上的野草，一波又一波地不停歇的草浪一滚又一滚，微热的阳光照在铁路旁的指示牌，反射出了很耀眼的光芒。从三分之一的风口吹进来一袭凉风，夹杂着某种悲凉的感觉，我顿首。

六时四十七分，为了赶上今天的会面，特意就预定了今天早上六时零五分的火车票。

时隔两年的再次会面，总让人悦喜不已。

看着素描本中的草地高山，满意地合上了。

长舒了一口气后，将素描本小心翼翼地塞回了挎包。

从那三分之一的风口调皮着进来的轻风将我的头发吹散了开来。我的纵黑色头发比两年前长了许多，不知道看到我这些变化的圭，会是什么表情，他又会变得怎么样呢。应该长大得更像个男子汉了吧。

翘起嘴角的我回想起了一些画面。

……

嗒～

钢笔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咦？怎么回事？……

哐咚哐……

火车身翻起了一些摇晃，站不稳的我手抓着座位，一会儿便恢复了正常。但不知为何，钢笔却不见了踪影。

奇怪？到哪里去了？我俯身寻找，并没有发现半点踪影。

哎呀，真是的，火车会不会开啊？——

要不是.......——

你看你，泡面都到在我身上了吧。所.....——.

什么鬼司机，会不会开火车！……——

这种时候都不给一个道歉，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

什么东西啊……——

到处都是埋怨声，努力找钢笔的我，并没有多说什么，趴在地上，只为查看底下是否有钢笔。

不好意思，泉，你是不是东西掉了呀？

来得正好，乘务员姐姐。我的钢笔掉在了地上，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了？

这样呀，我看看。

乘务员姐姐，也趴在了地上向每个细缝里瞄了几眼，我也再次趴了下来，朝座位与地板间的细缝里瞄去，也未发现那只钢笔。

哐当哐.....

火车车身再次翻起了一些摇晃，我的脑袋与座位撞了起来。虽然冲击力很大。但好在座位是有坐屉的。并不是很痛，我仍努力趴在地上，眯着眼睛努力搜索着。

会不会掉到其他地方去了？还是说.....——.

乘务员姐姐跳起了眉，饶有思虑的地问道。

嗯？

没等我反应过来，火车上的提示已经开始了。

尊敬的旅客朋友，列车已到站，二土，停站时间三分钟，请还在车上的旅客按照次序，提前下车。谢谢您的配合。

Dear frends.the train has arrived at ......

泉，你先下车吧，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再找一下。如果找到的话，一定会给你寄到白水镇的，如果.....——

不行，找到钢笔我再下车——

我强调，说完低下头仍很努力寻找着。

泉，不要任性了。我们找到了就给你寄过去的......——

不行，找到了钢笔了再下车——

重复着话语的我，仍旧埋头努力寻找着

小姑娘，我们也帮你一起找吧……

嗯，谢谢，谢谢阿姨——

小姑娘，我也来……

大姐姐，我也来帮你……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哈-哈-哈-好久没有跑步的我，还是被折腾弄的身心疲惫，我在下一站的服务站台里跟随一名乘务员叔叔搭上了另一辆列车回了二土镇。

眼下趴在一家便利店玻璃窗外顾不上喘气的我，心里只想着一个，再快点，再快一点。没喘几口气，又再次地加快了脚步，向前冲着。

不行，在快点，在快一点好像放慢了步伐，就会失去了什么似的。

九点三十七分了。我赶到了。总算赶到了。

小姑娘，看你急急忙忙跑过来，是要赶着车吗？

嗯~（摇头）。

不是，我在等人，阿婆，您要坐车吗？——

嗯，我呀，要去医院看看我正在住院的外孙呢！——

随着一阵尖锐刹车声响起，一辆公交车不紧不慢的开来。

咦？阿婆，您不上车吗?——

哟，瞧我这记性，这辆车是从医院开来的，我应该在对面坐的，不好意思小姑娘.....——

杵着拐杖沿人行横道走向对面的阿婆，空荡荡的公交车站。公交车开走了，却没有一个人下。我抬头望了望天空，已经不是晴天，阳光被遮蔽，映入眼帘的是整片灰蒙蒙的天空。

一滴，两滴.....

雨水开始溅落，滴答的雨声又转换成了哗哗的倾盆大雨。而圭，仍未出现。

十一时十七分，我坐在公交车的长椅上，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上次准时，圭生气了？难道因为我没有.....

雨水仍不停溅落着，我也仍旧在原地等着。

十二时十七分，还是没有等到他的出现

圭生气了吧？

可惜他没有手机，我房东阿姨也没有电话... ...我究竟，该怎么办？

十四时二十六分，圭仍没有出现。出现在我面前的除了倾盆大雨，除了车辆的鸣笛声，路人嬉笑打闹的嘈杂声，别无他的。

十六时四十分，圭任没有出现。对于有些饥饿，早饭开始就未入口任何食物的我来说，有一丝食物的味道也能勾起我的食欲。

但，为了等圭。我能压制的下。

我相信，圭也不会丢把我丢在这里不管的，圭也绝对会相信，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他。所以，我不能走开，我相信他。但我却那之后失去了意识。

当我重获意识的时候，不知为何，圭站在我的面前，还是两前的模样，暗暗的世界里，轮廓闪烁着几丝不可思议的光芒。

嗯？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圭。

我冲了过去，想抱住圭的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哪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一滴泪滴在了我的右脸颊上。

六点十四分，圭仍旧没有出现。把挎包里昨天出发前准备，仅剩的一小块面包，有些狼吞虎咽的咽了下去。站在公交车站宣传大幕，坐在木长椅上，仍在等圭的我。

雨不知不觉已经下小了。

九点十一分，几个撑着雨伞的人冲进了公交车站。

真是的，这雨怎么那么大.

随着带来的，是大音量的音文摇滚。

是呢，如果生病就麻烦了。

旁边的，是一位长发秀丽，身材高挑的女生。不好的预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难道.....

没有带什么遮雨物就跑在了有些许水坑的的泊油路。

十点十一分，我在奔跑。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

对不起，即便有急事也要按秩序入窗取票。——

不好意思，我只是想问一下.....——

即便有什么急事，也要按秩序取票入票。——

不好意思，我真的..——

对不起，请按秩序取票入窗。————

无奈，在服务员的在三要求下，我还是选择了让步。

拿着票的我，在等待着票数的呼叫。

既然要了解圭的身体情况，本应该直接跑去圭的住房，找房东阿姨，问一遭就行的。可是不知为何，身体就偏偏像临近的这家邮局快步，大概，对圭一年不联络还是心存不妥的。

请1069号客人到.......——

姐姐你好，你有没有认识一个叫圭的男生，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他应该经常来送信的。——

整理信的虽然大多是由我负责的。但是，这个名字真的没有印象.......——

有没有可能是前几年频繁寄信的。一年前？——

没有印象，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请问这城一共有几家邮局，还有几家在哪里？——

这个城的话，大概就两家吧！记得还有一家大概在靠近医院的哪里吧？你去问一下，可能会有什么消息——

……

圭……嗯，以前经常来送信的一个男孩子，好像跟你差不多高的……——

嗯对，没错，就是他！他前几次寄信的时候身体怎么样？——

嗯……要说前几次的话我不太清楚了，他以前是常来寄信的 态度很好，也看不出什么身体有问题啊……——

那他，最近寄信是什么时候？……——

嗯……这些月都没有看到，硬要说的话，大概是一年之前吧。下过一场大雪过后，没几天就过来寄了，但这之后就没有再……——

我再次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听觉、视觉、嗅觉，以前所有感官生理感觉。

不能，我还得继续……

……

没事，只要吃点东西，多注意不好大量运动就没事了，现在暂时是贫血状态。最近过度运动了吧……——

睁开眼，发现我正在医院的一件诊所里。

啊，你醒啦？——

注意到我眼睛睁开的那位邮局的姐姐正在我旁边。

我不能停留在这里……我得继续去见圭……他还在等我……

脑海里没有任何反应，只剩下这些话语。

就像极力渴望水的滋润的鱼一样，我在努力苛求我对圭见面的欲望。宛如，不立刻去的话，将会失去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我开始站了起来，不顾医生和姐姐的反对，准备跑出房门，可当右脚迈出第一步，整个人瘫软在了地上。

小姑娘，没事吧？……——

不过，现在就暂时不要动，先让神经从疲惫状态中恢复是需要时间且非常重要的。——

喝了一杯他们递过来的糖水的我，靠在靠椅上，别过了脸。

……

老板，来一碗大排鸡仔饭。——

哎！来了！——

然而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饭里，而是在前面的那块招牌上。

【圭纪清泉】

很清楚的几个大字，字迹熟悉。

嘿！是你吗？泉？……——

从对面传来一声清脆柔软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是清！

不知为何，见到两年前仅见过一次面的清，顿然有种熟悉感。

……

嗯，上车吧，我正要回家，今天就委屈一下陪我一起睡咯？——

两年过去了，清已经和我一样高了，而且已经考上了驾照，还买了两上手的二手小轿车。

我今天，要去找圭……——

插上钥匙孔的清停下了动作。

要找……圭……？——

她好似没有听清楚，试探性地确认。

没错啊，一年前约好了这个时间，不，准确来说是昨天……——

轰……

机车启动了，但她并没有说话。

圭没有来，是不是生病了……——

开始摆弄方向盘的清缄口不言。

我想去找她……——

生怕清没有听清楚，我再次强调了目的。

不知为何，心中总有一缕牵挂悬而不下。

泉……圭他……他什么都没有和你说吗……——

泪水滴在了方向盘上，但为什么溅落声比外面的雨还大？不，这并不是我的泪，是清的。

哭了？和圭一样？为什么？

「

我走上前去才发现 他已经流了很多泪 止不住的泪珠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大块大块地从下巴掉下来。

没有……我没有哭——

没有……我才不会哭呢……我才不会呢……我……——

」

和我说什么？——

再次失语的清，回答不了我提出的问题，擦拭着眼睛向前开去。

走，去找圭吧，我和你一起……——

「

最喜欢泉了！——

真希望什么时候能再聚一次呢……——

嗯……一定会的——

」

秘密基地还是原来的模样。外面看来邋里邋遢，破烂不堪，就连门锁似乎都像是几年没有动用过，长满了铁锈。

我俯下身，将门口边上的大石头地下的杂草掰开，拿出了已经生了很大锈的铜制钥匙。

清在一旁低头。

嗵——

里面穿出了一个响声。

是圭！他在里面！

我欣喜若狂地插上了钥匙。

圭————

饱含着我所有的希冀的力度推开了门。

然而一览无遗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在呼吸，那个声音，真的是圭吗？亦或者说，真的，有声音吗？

靠在右墙的桌子边，仍摆着两张椅子，上面仍笔直地摆着一瓶花，一本信纸本，一直钢笔，左墙边的中间一个小长柜仍然整洁地站在那里。然而……

略过桌面，手指尖蒙上一层灰让我清楚了，这已是许久没有再使用的了。到处都是一层厚厚的积灰。但却没有阻挡信纸上的黑色字迹。桌子上的信纸，写的是什么？

我拿起了堆满灰尘的信纸，用力拍着。

『

逐渐凝入晚霞下的蓝空中白云

遥远的那天的颜色

心中隐藏着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痛

我用尽一切的言语

也已远去寄托着心情的每一天

现在你依然 温暖着我

你的声音 你的身影 照耀的光

我的声音

希望能传给在某处的你

阳光照射下灼热的铁轨

声音渐远

那天的声音 那云的彼岸

现在依然是约定的地方

不知何时起 孤独纠缠着我

不平静的心

一定是在过去的时光中

我渐渐失去你

你的头发 天空和云

溶化的世界 充满了神秘

你的声音 温柔的手指 和风般的肌肤

心变得坚强

无论何时 颤抖的心 你的肩背

希望我的歌

能传达给某处的你

活下去

你的声音 你的身影 照耀的光

若能实现 纵然分隔两地

我也要 温柔坚强地 活下去

』

这是……我推荐圭听的歌……

……

房东阿姨……——

我正敲着比两年前多出了许多条划痕的门。

啊？……谁呀？……来啦来啦！——

又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房东阿姨……——

哎！……怎么感觉你这小妮子在哪里见过呀……——

阿姨，我叫泉 两年前来过的，和圭一起……——

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笨拙脑袋的阿姨傻笑了一会，应该已经记起了那段不短不长的时间吧？

长这么高了，真是吓我一跳当年你的头发还没有这么长呢……啊，旁边这位是清啊……好久没看到你了……——

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圭好吗？……嗯哼？——

啊？圭不是已经……啊，圭啊，圭好像生病去医院了……——

一路上，我和房东阿姨并没有说什么话。而是坐在驾驶座的清拿着手机一直在对讲。夕阳的余晖毫不留情地被拍成碎片撒在了车窗上。

何时，雨停了？

……

十九时十六分，我在医院里快步走着。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一位名叫圭的男生来看过病？——

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透露有关病人的信息——

不好意思，我是他的朋友，他可能生病在医院开了点药没有付钱就走了，我是来……——

清也为了寻找圭，而卖力着。

对不起，小姐 我们不方便透露有关病人的信息，你们请回吧。——

护士小姐，就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吗？这小妮子是那位叫圭的男生的女朋友，突然收到圭有什么车祸，可能在医院里抢救，只是不了解具体的手术房，请您行行好，帮我们一下嘛，就看几眼登记册好吗？就几眼……——

在我不知该如何措辞的时候，房东阿姨为我争取了宝贵的一言。护士小姐这时咬着嘴唇，对于接下去如何行事完全没有把握。皱着眉头，思量再三的她，最终还是从柜下拿出了一本就医登记册。

那么，你是真的喜欢她吗？——

嗯，是的。——

其实这一点，我并没有掺任何假意。

那，你就拿去看一下吧，不要太长时间。——

护士姐姐也是通情达理的。

圭……

圭……

圭……

圭……

圭……

圭……

圭……

圭……

圭……

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从昨天到登记一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从繁盛的夏天到冰冷的冬天，仍然没有找到。

……

站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窗边，目视着下面的风景，深蓝的夜幕下，明明是夏天，吹袭而过的风，却不知何时变得冰凉了。

那一连巷的招牌上的字闪烁着我未曾见过耀眼的光芒。对面楼层大厦的灯也无规则地大开着、关着。

【都市酒店】

【华胜宾馆】

【夜艳KTV】

【号豪大都酒店】

【东县大嘴巴】

【南朝鸭头】

【圭纪清泉】

【斯弗拉提咖啡馆】

【百斯盾】

……

最显眼的自然是字体不一样有闪着单一白色光芒的【圭纪清泉】。

『

最显眼的是圭纪清泉，在我住房走廊的窗户里望见那一块歪七扭八的招牌。但里面的东西却不是给我们吃的。

'

眺望，总能望见那一块歪七扭八的招牌。

』

这……这是……

隐约的不安让我对某些事舞有所察觉。究竟那是什么？

……泉，可能圭是有什么事情出去了吧……——给出了一个极有可能性的缘由，但清的话语有一丝颤抖，有一丝焦虑，就像是在故意回避什么一样。

而这个什么……大概和我所想的什么……有些许关联。

那圭去哪里了？不可能！。你骗我！圭是不可能会忘记我们的约定的……他不会的……——

不明白自己再说什么的我，不明白为何会拧住清衣领的我 不明白为何脸颊上滴着一滴泪的我，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我……

心里的不安，再次放大，这回，不可遏制了吧。

泉……——

一把将我抱住的清，不知为何，又流泪了。

到底是为什么？又……？

无比巨大的不安将我心中某个部位融化了变成了慷慨的泪水，不断地涌上来。我也……流泪了吗？

圭，你到底去了哪里？还会回来吗？

一边想象着曾经在信中回复了又回复的话语，想象着两年前与圭一次又一次的笑容。想象着那几十封的来信，想象着圭的笑容。一年前，我已经和圭失去了联络，然而这一年漫长地就像一生，不知何时起 对圭的印象越来越深，想与圭相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了？

看到我这幅模样的圭，一定会笑话我吧？

请不要笑话我，我想和你一直联络下去，思念无法传达吗？抱歉，所以我来了，想站在你面前亲口对你说:我想你了。

请来看我一眼！请来和我面对面说话！我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我只想见你一面，和两年前一样，我没有变！我只是想再听你说一下你喜欢我！请来见我吧……我……请……

春去夏至，秋逝冬来，每每、每每温暖的话语，多么期望并不是单以简单的书信的文字传达到你的心里。我……

走吧，泉……——

没有任何感情的话语，不，并不是，那只是为了不让人了解真正感情故作的一个颤抖的话语。

我并没有回头，只是静静地看着无边的黑暗。

泉……我想告诉你其实……——

我知道，所以求你别再说了。

不要，不能说这个……——

我知道，所以求你别再说了。

但是……——

我知道，所以求你别再说了。

其实，圭一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我知道，所以求你别再说了。

我知道的，所以……请别再说了，这让我觉得不过是个笑话，是个恶作剧。我知道的……

听到的那一瞬间，与其说世界停止了运转，倒不如说，是自己没有任何近乎理性的判断。

圭？…………过世了……？——

明明自己就对这件事情有隐隐的感觉了，明明自认为会很理性的对待这一切事情。

别开玩笑了！他只不过去，出去了一阵子而已……——

然而这一瞬间，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好像一切都不像是我亲口说出的一样。

对吧……清！……快说！圭没事的！……快说啊！……——

真相已经在一点点侵蚀我的理性。

我明白的，其实我已经明白了的。但，但是啊！即使大脑理性地接受了，但是心却一直与其做抗争。圭没事的！圭一定没事的！

对于摆在我眼前的事情，熟视无睹，对于进入鼓膜的话语缄若旁风。我早就感知到了，有什么不安慢慢潜伏在黑暗处，就等待着真相浮现的那一刻。

我不相信，不想相信，同样，不敢相信。

清始终也没有回复。只是埋着头。

半晌后，丢出了这句话。

泉……这件事情，本来是不该瞒着你的……可是……——

攥紧清衣襟的我，泪珠不住地往下掉，我……我……

别说可是……说圭没事！清，你说啊！……——

清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

都在合伙欺骗我是吗？圭他明明……

「

泉！……——

哇，都认不出你来了，今年多大了？泉——

走吧，泉，我们的第一站……——

怎么了？呼吸调匀了吧？第一站还有两倍距离哦……——

好了好了，别再抱怨了，我们开始，不，我们继续，这次不用跑的……——

怎么样？我的这个秘密基地不错吧？……对我来说有这些就已经不错了，有你，就很知足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人的话语却透露出几丝凉意。毫无半点抵抗力，回忆瞬间涌上了脑海。

要不要去见他呢？……——

欢迎光临，啊呀，又是圭先生呀？今天身体好点了吗？……——

恩，好多啦，我来跟你介绍一下我的这位笔友————

这是泉，我多次向你提到的，你招牌上写到的泉，我的女朋友……——

是这样啊，还以为圭从什么地方突然拉来就见朋友了，还真以为他是个足不出户的人呢。——

清…别开玩笑啦——

那么，请你今后也要好好照顾圭哦他也比较……——

其实这个时候，本该察觉到一点什么的我却什么都没有多想，为什么？

真的这样就行了吗！？！泉会开心吗！……你出去！立马给我出去！带上你的泉！……——

泉，今天开心吗？——

恩，当然开心啦……真希望什么时候能再聚一次呢……——

恩……一定会的。——

」

泪水并没有夺眶而出 而是一直沿着眼角满溢而出。我此刻已经失语了。

为什么？明明说好一定会的。为什么……明明可以早点知道的，为什么……明明你那么痛苦，为什么……

……

第三日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再一次乘上了K99号火车，准备再次踏入归程。

关于我的归程，并没有向清或者房东阿姨任何一个人说。只是个人的主观。总觉得，在火车上，才是我真正应该做的事。奔波劳累了很久的我，终于还是回到了这里。

在走之前，昨日夜晚，在圭的秘密基地的桌子上用圭的信纸本写了一页寄给他的信。

头上的灯光打得锃亮，但这亮度却远远不够照亮我行进的道路。都已走过的我再次站回了这里，但发现前方只有接受——这一条道路。

无论走过怎样的岔路口，最终还是会回到这样的一条道路上，终点也终究只有接受——。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多么曲折，只有这一条道路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所以……

深吸了一口气的我，放松地靠在了座垫上，身体的疲惫感乘虚而入。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吧？

看着窗户中的自己的影像。我，应该长大了吧？

……

模糊的实现，模糊的声音，模糊的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

泉，你来了。——

嗯，现在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泉，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时间——

……——

泉……你……——

圭的话语越来越轻，轮廓也渐渐消散。我的视线浮现了一大块白斑。

圭，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你走了我给谁寄信啊！你走了谁提醒我注意保暖和营养均衡啊！你走了，我到底向谁倾诉心中的不安与任性啊！不要走！圭！不要……——

然而一到白光闪了一下后，有一句话却明亮了起来。但，不是我想要的。

再见了，泉，好好照顾自己。——

圭的轮廓一瞬间被一到白光淹没。我也终于瞬间恢复了意识。

从窗户外面放进来大量的光芒让我意识到，已经不再夜晚了。

鼻梁上传来一点湿润的感觉，照着镜子中的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

哭了吗？和圭一样？

那最好不过了。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到站白水，停站时间三分钟，请需要下车的旅客朋友们，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Dear friends,the train is ……——

深呼了一口气，咬着牙齿，站了起来。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列车已到站白水，停站三分钟，请还在……——

乘务员姐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车门。

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似乎丝毫都没有改变，繁忙的小道，喧嚣的人群，杂闹的机动车轰鸣声，冰凉的夏风吹拂着远处山坡上的野草，一波又一波不可遏制的草浪滚滚而来。

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熟悉的行人和建筑，熟悉的街道小摊的味道，熟悉的城市，但却拥有近乎陌生了的记忆。

何时，才能和你再次相见呢？你说的，一定会再次见到的。

可是，可是……

啊，是泉啊 怎么样？二土一去有没有带什么特产回来呀？——

笑呵呵的乘务员姐姐嘴馋着异地的美食。

嗯，没有带什么特产，但是见到了相见的人。——

那就好……——

我回去了……——

拜拜，路上小心！——

没有人知道，这一转身，便是泪水横溢的瞬间，在冰凉的风中，脸颊两边两道深深的泪痕刻印着。

我前行，尽管再迅速，始终也跟不上那停驻在天堂的火车。

停驻在天堂的火车 · 后幕1

这是我和圭的第一次会面，也是第一次生日聚会，满怀期待的我两天前就与父母说了这件事，他们也欣然接受了。

“泉要和朋友办生日聚会呀？没记错的话，那天刚好是泉的生日哦～”母亲捏着我的小脸蛋，我也自然欣悦地享受了这一娇惯式的疼爱。

“没错，就是给我过生日哦，厉害吧～”我的笑脸红彤彤的，好似全天下都已拥入怀中，旁边的父亲也开怀大笑，胡渣一颤一颤的，显得异常滑稽。

微凉的空气中渗透着丝丝热闹的景象。背上书包的我站在了这个陌生而又有些许熟悉的公交站里，目睹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路人；聆听一声又一声绘声绘色的嘈杂声；细嗅一品又一品青草芳香。

圭的信中多次提及这个生动活见的车站，让曾视听嗅三观无法品尝真正味道的我，亲身临近。

『这里有很多一些时间，是杂闹五章的，但，就以单单早晨的这个时间段来加以叙述……』

手腕被摇在了眼前，两根笔直的针所定位的时间轴给予了我提示。已经九点十五分了。

“咳咳…咳……”

感觉在生命边缘徘徊的小伙子，咳半天后竟喷出一大堆瓜子壳，仔细一看，那校服好似我们学校足球队的对手学校。

“谁叫你把鼻涕一直吸来吸去啊大叔，害得我都恶心了，你看瓜子壳吐得全是了，给我那几张餐巾纸！”

这名初中生愤言不逊地冲着后面这位中年大叔吵嚷着。

但是让我诧异的是，这位大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餐巾纸递了出去。但是换来的又是这小伙的斥责……

“都叫你别再玩游戏了你还不听！学习成绩都多差了，还一直这样下去……”

苦口婆心，含辛茹苦的母亲在训导着玩着游戏的儿子。但见儿子并未有半分反应又加了几句话。

“难道你想像那个凶恶的大哥哥一样吗？”

说着指着放着大音量外语摇滚歌曲却不插耳机，还把头发染成半红的小伙子。

“贱女人！你在说谁……”

还未说完，以为老婆婆的拐杖就向那位小伙子的左脚戳了下去，一脸愤怒，露出零零几个牙齿，软弱无力地骂着这样的小伙子……

「在九点到九点三十分，这里都总有那么一些人，吃瓜子不吐壳，吃到一半却被呛住的校服初中生；听音乐不戴耳机，音量调到最大，甚至还被老婆婆用拐杖戳脚，染成半红的非主流小伙子；一直流鼻涕也一直吸着鼻涕却无终点，即便带了餐巾纸也不肯擦的，稍带皱纹的中年大叔；一面玩游戏，一面被家长批评却始终不动于衷的小学生……」

我“噗嗤”一下，隐藏的笑意最终还是不经意间显露了出来。

我平复了一下复杂的心情，直视停靠在站边。一个又一个乘了上去。而下车门，有一个我很熟悉却又有些许陌生的男生停留在那里。

“泉！”

随着一句熟悉而又有些许陌生的叫唤声传来，我也扬起了微笑回复着寒暄。

“圭！”

说着我慢步地走上前。

“你来啦。”

“嗯，我来了。”

一位文弱少年，尽管年长我一岁，却和我没有什么身高差的圭。穿着一件纯灰色毛衣和浅蓝色牛仔裤，被调皮的微风捉弄摇来摆去的长刘海，清秀的眼眸，洁白得出奇的脸庞尖尖的下巴，和善的微笑。

“哇，都有点认不出你来了，多少年了呢，泉……”

摸着后脑勺，有些绯红着脸颊的圭，腼腆地问着。

也对，自从那次见面（相遇）以来 走过了四个年头，小小丫头如今已经有点大人的模样了，梳着弱弱的中发。而那时的弱弱少年，也稍微成熟了点，尽管个头仍不是很高。

“四年了～我14岁了”

我微笑着回复。

“走吧 泉，我们的第一站……”

话音刚落，圭拉着我的手腕，不由分说地就往前跑。而我，此刻内心也是满怀期待的，心中一股莫名的激动与澎湃，在时刻敲击着我的心脏，然而……

不到两条街，我都已经受不了了，貌似这仅不到800米的中长跑竭尽了我的全力，男孩子的圭应该要好一点吧？

圭也是气喘吁吁。

我们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不，准确的来说，我们已经靠在了长椅的靠背上，仰天长喘。

“我说，圭，突然…哈…跑这么快…哈…干什么…哈…我还没准备…哈…好呢……”

“看你…哈…喘得…哈…那么累…好可爱…哈…哈……”

闭上眼睛冲着天大笑的圭。

突然的“可爱”这俩字让我扑红的脸配上发烧的温度，更加上扑通扑通的心跳声，脑海里一片空白。

“额…唔……啊…我…额”

这一刻，我害羞得不能正常发出声音，全身上下的温度好像都聚在了脸颊上，不觉得低了头。

“呼吸调匀了吧，第一站还有两倍的距离哦……”

说着他站了起来，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向我伸出了手心。

将手抓住的我急忙反应：咦？！还有那么长的距离？！

“好了，别再抱怨了，我们开始吧，不，我们继续吧，这次慢慢走……”

抓着我的手的圭，不抓紧我手的圭。我此刻才看到他其实也有另外的不为人事甚至连自己都不知晓的一面。既温柔，有刚强，文弱无力的掌心，平整直的掌心触感，从掌心传来的热量，一点点的将我心的某处冰块融化了。

我们走了将近一个钟头，原本在东边的微红太阳已稍稍爬上头顶放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途中说了好多好多。

什么天气转晴多注意晒太阳，什么茶水咖啡虽苦但能化苦为甘，说什么写信的信纸要用新海诚还是宫崎骏主题，什么听歌用纯音乐和轻音乐的区别，什么……

一些信中无法传达到的思念到处都是。

什么信中不能说的星座话语，从我的水瓶座和圭的狮子座开始，到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文学艺术的差距。

“到了……，这就是‘秘密基地’，我们的第一站，同样也是今天的重磅。”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废弃的屋子，但这也是外面观摩出的，故作神秘兮兮的圭一面把我推向里面，一面打开了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钥匙放在门口的一块大石头底下。

里面并非是废墟，而是一个打理有方、整齐整洁。尽管简陋，但也很有简约范。屋的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是纯白色的。里面右墙壁有一张四角桌。两边旁有两把靠椅式凳子。桌上摆了一瓶花，水仙，一张本信纸本，一支钢笔，还有一瓶墨水。

在另一边的墙壁边上，一个可进入小柜台。墙内还有一个三层的空档可以放东西。从上往下每一层放的都是一个杯子，一个青白相间的瓷杯子。

“怎么样？我的这个秘密基地？不错吧？这是间废弃屋，墙壁上并没有什么挂壁式电视，也没有什么电脑，对我来说，有这些已经不错了，最重要的是，我还有你……”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人的话语，却让我感觉到几丝凄凉……

“不吃吗？……”

我正在一个医院旁的小吃店满是疑惑地望着对面的圭，他干看着我吃着一碗面，却没有拿起他的那双筷子。我不禁好奇地问他。

“恩，我不饿，而且也……”

说到一半缄口的圭摸着后脑勺。

“最近感觉什么都吃不下……”

这么一说，总感觉我自己也没有了食欲一样，好像莫名其妙地和与圭同步了。

“啊……”

圭背后的一张招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张招牌上，用大大的，蹩脚的汉字写着“圭纪清泉”，这的确是圭的一次来信中提起的。

「在我住房走廊的窗户朝外眺望，你总能望见那一块歪七扭八的招牌‘圭纪清泉’，但这里面的东西却不是给我们吃的」

圭顺着我的视线望去，突然就明白了我木讷的缘由了。

“想起了我信中所说的了吗？这个店铺生产酒精及酒精产品，大部分是向对面的这家市立医院进货的。我很多次来这里调查了其人员的情况，结果发现里面居然只有一个小女生。”

“诶？一个小女孩开了个‘酒店’？”

我不禁目瞪口地塌了下巴。

“恩哼，要不要去见见呢？……”

“可以吗？”

……

“欢迎光临，啊呀，又是圭先生啊，今天身体好一点了吗？”

“恩，好多啦，我来跟你介绍一下我的这位笔友——”

宛如说着听不懂的话语时，我便被推在了她的面前。

在我面前是比我还矮一个头的女护士能，秀气可爱的脸庞，清灵可爱的半瓜盖发型，但与之相比的，精致的无关却更让人迷恋。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

“这是泉，我多次向你提到的，你招牌上写到的泉，我的女朋友……”

我条件反射般往圭的背上捶去：哼！谁是你女朋友啊！

吓得圭连忙苦笑改口，说是笔友。

他们也忽然四目相对，似有什么心灵交流。不知为何，心里总有几丝焦虑和慌乱。

“啊，我叫清，试着清泉的负责人，没想到圭有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哦不，是笔友，嘻嘻……”

一脸玩笑地半眯着眼睛的清，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比我更可爱。我看起来可爱吗？不知不觉，心里就突然冒出一种无助的焦虑感。

“恩，我们通信也已经很久了……”

我勉强挤出笑容搪塞她的话语。

“是这样啊，还以为圭从什么地方突然拉来就见朋友了，还真以为他是个足不出户的人呢。”

“清…别开玩笑啦”

“那么，请你今后也要好好照顾圭哦他也比较……”

说到途中的清被圭的一记清嗓打断，让人在意的确实圭那副犯了什么大错一样的模样。眉间倒竖、嘴角轻卷。

清突然拽住了圭的手臂往里面拖，在我果断跟上的时候却被请回头一句拦下了。

“泉请等一下哦……”

隔得不是很远，但总感觉听不到。心中有种不甘的焦虑，特别是看到请回头的那一刻，心里有种不安在沉淀。圭和清，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是朋友吗？哼！这种才和我没有半点关系呢！但是看到圭在那边划着手势，盖着笑脸地谈着的时候，从何处来的失落感瞬间填满了心房。

突然传来的大音量把我震慑到了。

“真的这样就行了吗！？！泉会开心吗！……你出去！立马给我出去！带上你的泉！……”

这句话听得真真切切，几乎冲着我和圭喊的。

他们在说……我的事情？

“啊呀…被骂了…哈哈哈……”

圭摸着后脑勺，傻傻地笑着。我也跟着捂住嘴角轻笑了几声。

其实恍然间，我也发现了一点问题。

圭背后的清，眼眶通红，脸旁有两道白色深深的印迹……

昏暗的光线此时已经刷新了我的视线……

我和圭走向他的住房。很安静很安静的四周，弥漫着一种令人很舒适的感觉，就是这时候，圭突然停了下来。抱着肩膀抖动起来，开始我还以为他只是受寒了。

走上前去才发现，他已经流了很多类。止不住的泪水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从下巴掉下来，止不住的泪水大块大块地从两边脸颊往下巴挤。

“圭，你怎么了……不要哭嘛……”

“没有……我没有哭……”

“骗人，衣领都完全湿了，什么叫没有哭，别哭，别哭嘛……”

没有做到什么帮助，没能派上用场的我，此刻内心是极其自责，极其焦虑，极其痛苦。

“没有……我才不会哭呢……我……”

说着却又丝毫没有减弱泪水蔓延的圭，再次决堤，他不停地揉眼，泪水却不停地掉，好似泪水并不是他的……

我慌张地从挎包中取出了一包餐巾纸，向圭递去：喏，餐巾纸，先擦擦眼睛吧……

谁料，换来的是圭的突然袭击。他抱住了我，用力抱紧。

我使劲地挣扎着，却始终没有脱逃，就这样任由圭紧抱着。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我也落下了泪，可能是看圭如此伤心，痛苦，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推出了眼泪……

“泉！——”

“我在！”

“最喜欢泉了！”

他的话语充满着力量。无法想象的泪水再次滴在了我的肩膀上。

“恩，我也是哦。”本来想说的话语却在喉咙没有出来，我想，是圭的话，应该会明白的吧。

我们站在原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比永远还就久。

一楼。

“房东阿姨在吗？”

“来了来了！”

走出来一位长发的年轻女性，大概二十多岁。

“啊啦，圭啊，都半年没见了，这两天怎么天天回啊？身体还好吗？”

“恩，还好，这是我的朋友，泉，今天再回来住一晚，请多关照。”

房东阿姨从裤腰上一大串钥匙中掏出了钥匙。然后一脸捂着笑，用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看着我。

“啊啦，今晚会是不眠之夜吗……”

但好像想到了什么，微微地摇着头。

圭接了之后便拉着我往楼梯上走。

“泉，今晚你就睡这里了哦……”

“啊！？什么……”

我惊讶地瞪大着眼睛。这里就一张床……难道……画面太和谐我已经无法想象……

“你在想什么呢，我睡地板上啊。”

一敲我的脑壳，开始坏笑的圭：就这么想和我睡一张床啊？

“不……我……我是……”

什么都说不出来的我，脸红着低下了头。

圭领我去房东阿姨的家里，洗漱完毕后，我们回到了卧室。

“喏，这个给你，泉……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我之前专门用来和你通信的哦”

是一支钢笔。不知为何，给我的触感，那一瞬间，是冰凉的。不是钢笔，而是圭的手。

“那么，晚安了……”

半夜冻得瑟瑟发抖的圭在地板上缩成一团。

于是我还是劝他睡到床上来，不过适是和我背对背的。拒绝了我无数次后还是叹服了的圭乖乖地睡了上来。

“泉，今天开心吗？”

“恩，当然开心啦……真希望什么时候能再聚一次呢……”

“恩……一定会的。”

对，一定会的。

……

第二天，圭送我到了车站。下雨了。

停驻在天堂的火车·后幕2·圭最后的一封信

致可爱的泉:

^-^……还好吗？又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想我呢？（忘了前面这句话吧。O\_<!）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雪，哗哗哗地，简直就像在撒什么似的，很大、很大……旁边的戴着萌萌的粉色小帽子的小女孩还在兴致勃勃地堆雪人。白色的雪人和她雪白蓝条纹的衣物很合衬，天真的笑脸仿佛对于“冰冷世界”的无所畏惧。那时，抓起一把雪的我也在想，你们那边的雪可能会比我们这里更美吧，白水镇现在下雪了吗？还是说，将要下雪了呢？

前不久你来信说，因为高中的录取去了另一座城市，离这儿还相当得远，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也请你不要再说什么自责的话语，物理距离什么的并不能阻挡两颗挨近的心。

还记得跟你提过的那个车站吗？前几天回来的时候我无意间看到了。它还是老样子，并没有什么改变，无论是什么人还是什么嘈杂，对了，这么说起来，去年和你生日聚会的那个时里，那里就是我们见面的起点。这么说起来……还真是怀念啊……

最近我有些莫名其妙的经常翻开你寄给我的信，一页一页地看着。看着上面署名日期的一月一月增添，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甜蜜感。已经几年过去了？大概五年了吧。我们整整五年的PENFRIEND！想想都觉得心里有种不可思议的幸福感，毕竟这种程度的朋友，我也只有你了……

那年，下着大雨，没有任何消息，我的第一个笔友，人间蒸发般消失了足迹。但其实得知，她并不想和我做笔友，嫌我一点好东西都不附赠。

拿着最后的告别信的我站在邮筒旁，没有感觉，信也已被雨水溅湿了。没有打伞的我，雨水一直直地往我下巴挤着，掺杂着我咸渍的泪水，往下滴落着。

“怎么了……”完全不了解情况，但却仍然出手帮助这样狼狈无助的我。12岁可爱善良的你，天真无邪的面孔。那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回忆景色。

一倾而泻的我，说出了我的所有。

“那么，我可以做你的笔友吗？我叫泉，住在隔壁镇……”没有任何顾虑的你，再次伸出了可爱的小手。那双眼眸，闪烁着难以想象的光芒。

打开话匣子的我，和善于倾听的你，在时间的推动下，渐渐走到了这里。把所有异闻向你诉说，所有烦恼向你倾诉，所有痛苦向你明了的我，把所有快乐，所有愉悦的事情与我分享的你。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你已经变成了一种过去式进行时。一种永远都不会消散的动力。感谢你这一路途的陪伴。

希望明年的那一天，还可以再次和你见面，我相信你和我都不会忘记那一段时光的。明年，还是原来的时间，原来的地点，我永远等着你。

your penfriend

圭 2015.1.17